

《兵经百言》

智部

先
机
势
识
测
争
读
言
造
巧

谋
计
生
变
累
转
活
疑
误
左

拙
预
叠
周
谨
知
间
秘

〔智部〕

据兵之先，唯机与势。能识测而后争乃善。可不精读兵言以造于巧乎？至于立谋设计，则始而生，继而变，再而累，自是为转为活，为疑为误，无非克敌之法，不得以，乃用拙。总之，预布叠筹，以底乎周谨，而运知行间，乃能合之以秘也。

〈先〉

兵有先天，有先机，有先手，有先声。师之所动而使敌谋阻抑，能先声也；居人己之所并争，而每早占一筹，能先手也？不倚薄击决利，而预布其胜谋，能先机也；以无争止争，以不战弭战，当未然而浸消之，是云先天。先为最，先天之用尤为最，能用先者，能运全经矣。

〈机〉

势之维系处为机，事之转变处为机，物之紧切处为机，时之凑合处为机。有目前即是机，转瞬处即非机者；有乘之即为机，失之即无机者。谋之宜深，藏之宜密。定于识，利于决。

〈势〉

猛虎不据卑址，勍鹰岂立柔枝？故用兵者务度势。处乎一隅，而天下摇摇莫有定居者，制其上也。以少邀众，而坚锐阻避莫敢与争者，扼其重也。破一营而众营皆解，克一处而诸处悉靡者，撤其恃也。阵不俟交合，马不及鞭弭，望旌旗而踉跄奔北者，摧其气也。能相地势，能立军势，善之以技，战无不利。

〈识〉

听金鼓，观行列，而识才；以北诱，以利饵，而识情；撼而惊之，扰而拂之，而识度，察于事也。念之所起，我悉觉之；计之所给，我悉洞之；智而能掩，巧而能伏，我悉烛之，灼于意也。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尽变，先心敌心以知敌，敌后我意而意我，则谋而心投。一世之智，昭察无遗，后代之能逆观于前。识至此，綦渺矣。

〈测〉

两将初遇，必有所试；两将相持，必有所测。测于敌者，避实而击疏；测于敌之测我者，现短以致长。测蹈于虚，反为敌诡。必一测而两备之，虞乎不虞，全术也，胜道也。

〈争〉

战者争事也，兵争交，将争谋，将将争机。夫人而知之，不争力而争心，不争人而争己。夫人而知之，不争事而争道，不争功而争无功。无功之功，乃为至功；不争之争，乃为善争。

〈读〉

论事，古不如今，事多则法数，过迂则理迂。故读千古兵言，有不宜知拘，妄言知谬，未备识缺，肤理须深，杳幻索实，浮张心斥，成套务脱。忌而或行，诚而或出，审疏致密，由偏达全，反出见奇，化执为活，人泥法而我铸法，人法法而我着法。善用兵者，神明其法。

〈言〉

言为剑上事，所用之法多离奇：或虚扬以济谋，或权托以备变，或诬构以疏敌，或谦逊

以缓敌，至预发摘奸。诡譎造惑，故泄取信，反说餽意，款剧导情，壮烈激众，怵痛感军，高危悚听，震厉破胆。假痴，伪认，佯怒，诈喜，逆排，顺导。飞、流、给、狂、吃、谗、附、瞪、形、指、蹶、嘿，皆言也，皆运言而制机宜者也。故善言者，胜驱精骑。

〈造〉

勘性命以通兵玄，探古史以核兵迹，穷象数以彻兵征，涉时务以达兵政，考器物以测兵物。静则设无刑事而作谋，出则探索所怀而经天下。

〈巧〉

事不可以径者必以巧，况行师乎！善破敌之所长，使敌攻守失恃，逃散不能，是谓困制之巧；示弱使忽，交纳使慢，习处使安，屡常使玩，时现使耗，虚惊使防，挑骂使怒，是谓愚侮之巧；所疫法，非古有法，可一不可再，独造而独智，是谓臆空之巧；一径一折，忽深忽浅，使敌迷而受制，是谓曲入之巧；以活行危而不危，翻安为危而复安，舍生趋死，向死得生以成事，是谓反出之巧。

〈谋〉

兵无谋不战，谋当底于善。事各具一善机，时各载一善局。随事因时，谋及其善而止。古画三策，上为善。有用其中而善者，有用其下而善者，有两从之而善者，并有处败而得善者。智不备于一人，谋必参诸群士。善为事极，谋附于善为谋极。深事深谋，无难而易；浅事浅谋，无过而失也。

〈计〉

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，有可制智不可制愚。一以计为计，一以不计为计也。惟计之周，智愚并制。假智者而愚，即以愚施；愚者而智，即以智投；每遇乎敌所见，反乎敌所疑，则计蔑不成矣！故计必因人而设。

〈生〉

生者华菱也，玄蒂也。故善计者因敌而生，因己而生，因古而生，因书而生，因天时、地利、事物而生，对法而生，反勘而生。陡设者无也，象情者有也，皆生也。

〈变〉

事幻于不定，亦幻于有定。以常行者而变之，复以常变者而变之，变乃无穷。可行则再，再即穷，以其拟变而不变也。不可行则变，变即再，以其识变而复变也。如万云一气，千波一浪，是此也，非此也。

〈累〉

我可以此制人，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，而设一防；我可以此防人之制，人即可以此防我

之制，而增设一破人之防；我破彼防，彼破我防，又应增设一破彼之破；彼既能破，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，所破之破既破，而又能固我所破，以塞彼破，而申我破，究不为其所破。递法以生，踵事而进，深乎深乎！

〈转〉

守者一，足敌攻之十，此恒论也。能行转法，则其势倍反。如我以十攻一，苟能转之，则彼仍其一，而我十其十，是以百而击一。我以十攻十，苟能转之，则我仍其十，而彼缩其九，是以十而击一。我以一攻十，苟能转之，则敌止当一，而我可敌十，是以一而击一。

故善用兵者，能变主客之形，移多寡之数，翻劳逸之机，迁利害之势，挽顺逆之状，反骄厉之情。转乎形并转乎心，以艰者危者予乎人，易者善者归乎己，转之至者也！

〈活〉

活有数端：可以久、可以暂者，活于时也；可以进、可以退者，活于地也；可以来、可以往，则活于路；可以磔、可以转，则活于机。兵必活而后动，计必活而后行。第活中务紧，紧处寻活。无留接是为孤军，无救着是云穷策。

〈疑〉兵诡必疑，虚疑必败。

〈误〉

克敌之要，非徒以力制，乃以术误之也。或用我误法以误之，或因其自误而误之。误其恃，误其利，误其拙，误其智，亦误其变。虚挑实取，彼悟而我使误，彼误而我能悟。故善用兵者，误人而不为人误。

〈左〉

兵之变者无如左。左者以逆为顺，以害为利；反行所谋左其事，以己资人左其形，越取迂远左其径。易而不攻，得而不守，利而不进，假而不遏，纵而不留，难有所先，险有所蹈，死有所趋，患有不恤，兵众不用，敌益而喜，皆左也。适可而左，则适左而得，若左其所左则失矣。

〈拙〉

遇强敌而坚壁，或退守时宜拙也。敌有胜名，于我无损，则侮言可纳，兵加可避，计来可受，凡此皆可拙而拙也。甚至敌无奇谋，我有外虑；敌本雌伏，我以劲待，凡此皆不必拙而拙，无失也。宁使我有虚防，无使彼得实着。历观古事。竟有以一拙败名将而成全功者。故曰：力将当有怯时。

〈预〉

凡事以未意而及者，则心必骇，心骇则仓猝不能谋，败征也。兵法千门，处伤万数，必

敌袭如何应，敌冲如何挡，两截何以分，四来何以战！凡属艰险危难之事，必预筹而分布之，务有一定之法，并计不定之法，而后心安气定，适值不惊，累卵无危。古人行师，经险出难，安行无患，非必有奇异之智，预而已。

〈叠〉

大凡用计者，非一计之可孤行，必有数计以勦之也。以数计勦一计，由千百计炼数计，数计熟则法法生。若间中者偶也，适胜者遇也。故善用兵者，行计务实施，运巧必防损，立谋虑中变，命将杜违制。此策阻而彼策生，一端致而数端起，前未行而后复具，百计叠出，算无遗策，虽智将强敌，可立制也。

〈周〉

处军之事烦多，为法亦琐。大而营伍行阵，小而衣食寝居，总不可开隙趋危。故摠思于虑，作法于无防，敌大勿畏，敌小勿欺，计周靡恃，为周之至。

〈谨〉

用兵如行螭宫蛟窟，有风波之险。螭宫蛟窟，渡则安也。若大将则无时非危，当无时不谨。入军如有侦，出境俨临交，获取验无害，遇山林险阻必索奸，敌来虑有谋，我出必裕计。慎以行师，至道也。

〈知〉

微乎微乎！惟兵之知。以意测，以识语，不如四知之廉得其实也。一曰通，二曰谍，三曰侦，四曰乡。通，知敌之计谋；谍，知敌之虚实；侦，知敌之动静出没；乡，知山川翳翳，里道迂回、地势险易。知计谋则知所破，知虚实则知所击，知动静出没则知所乘，知山川里道形势则知所行。

〈间〉

间者，祛敌心腹、杀敌爱将，而乱敌计谋者也。其法则有生、有死、有书、有文、有言、有谣、用歌、用赂、用物、用爵、用敌、用乡、用友、用女、用恩、用威。

〈秘〉

谋成于密，败于泄。三军之事，莫重于秘。一人之事，不泄于二人；明日所行，不泄于今日。细而推之，慎不间发。秘于事会，恐泄于语言；秘于语言，恐泄于容貌；秘于容貌，恐泄于神情；秘于神情，恐泄于梦寐。有行而隐其端，有用而绝其口。然可言者，亦不妨先露以示信，推诚有素，不秘所以为秘地也。

《兵经百言》

法部

兴
任
将
辑
材
能
锋
结
驭
练

励
勒
恤
较
锐
粮
住
行
移
趋

地
利
阵
肃
野
张
敛
顺

发
拒

撼
战
搏
分
更
延
速
牵
勾
委

镇
胜
全
稳

〔法部〕

军之兴也，唯上善任，唯将辑兵。于材能锋颖之士，结而驭之，练而励之，勒而恤之。较阅能否，兵锐粮足，而后可以启行。迨相移住，必得所趋，稔于地利而后可以立阵；能肃、能野、能张、能敛、能顺而发、拒而撼，而后可以逆战。及博则必善于分，更，明于延；速，运乎牵；勾，以迨委；镇，而后可以制胜。然必深图一全人隐己之术也。

〈兴〉

凡兴师必分大势之先后缓急以定事，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，总期于守己而制人。或严外以卫内，或固本以扩基，或剪羽以孤势，或擒首以散余，或攻强以震弱，或拒或交，或剿或抚，或围或守，或远或近，或两者兼行，或专力一法。条而审之，参而酌之，决而定之，而又能委曲推行，游移待变，则展战而前，可大胜也。

〈任〉

上御则掣，下抗则轻。故将以专制而成，分制而异，三之则委，四之五之，则扰而拂。毋有监，监必相左也；毋或观，观必妄闻；毋听说，说，非忌即间也。故大将在外，有不俟奏请，赠赏诛讨，相机以为进止。将制其将，不以上制将。善将将者择人专厥任而矣。

〈将〉

有儒将，有勇将，有敢将，有巧将，有艺将。儒将智，勇将战，敢将胆，巧将制，艺将能。兼无不神，备无不利。

〈辑〉

辑睦者，治安之大较。睦于国，兵鲜作；睦于境，燧无烽。不得已而治军，则尤贵睦。君臣睦而后任专，将相睦而后功就，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，危难相援。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。

〈材〉

王有股肱耳目，大将亦必有羽翼赞勳。故师之用材，等于朝廷。

有智士，若参谋，亦赞画，亦谋主，任帷幄而决军机，动必咨询。

有勇士，若骁将，亦健将，亦猛将，亦梟将，主决战而备冲突，率众当先。

有亲士，若私将，若手将，若幄将，若牙将，主左右宿卫，宣令握机。

有识士，晓阵宜，知变化，望景气，测云物，验风雨，悉地域，灼敌情，知微察隐，司一军进止。

有文士，穷今古，绎理原，秉仪节，哆谈求，构笈檄，露疏典，亮辞章。

有术士，精时日，相阴幽，探莢卜，操回避，炼鸩饵，使权宜可否，利己损敌。

有数士，审国运，逆利阨，射袭伏，筹饷茭，纪物用，录勋酬，籍卒伍，丈径率，能筹算多寡，略无差脱。

有技士，胆勇敢，敌明辩，持匕首，挟剑锋俾得出入敌垒，相机设巧。

有艺士，度材器，规沟塹，葺损窳，创神异，颠小大，促远近，更上下，翻轻重，仿古标新，专简饬兵物以全攻守。

此九者之内，有兼才，如智能役勇，勇能行智，及智勇兼备者。

有通才，若智谋，若勇战，若文、艺、技、术，无有不达者，诚奇杰国士也。

外此则有别材，若戏，若舞，若笑，若骂，若歌，若鸣，若[鬼戍]，若掷，若跃，若飞，若图画，若烹饪，若染涂，若假物形，若急足善行，总不可悉名。然凡属技能足给务理纷者，皆必精选厚别，俾得善其所司，而后事无不宜之人，军无不理之事。至于献谋陈策，则罔择

人，偶然之见，一得之长，虽以卒徒，必亟上擢。言有进而无拒，不善不加罚，则英雄悉致，此羽林列曜之象也。

〈能〉

天之生人，气聚中虚则智，气散四肢则朴。朴者多力，智者多弱，智勇兼备者，世不可数。故能过百人者，长百人；能过千人者，长千人；越千则成军矣。能应一面之机，能当一面之锋，乃足以长军。军有时而孤，遣将必求可独任。故善用才者，偏裨皆大将也。

〈锋〉

自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而外，更立九军。所以厚别分植，为阵之锋。

一曰亲军，乃里壮家丁，护卫大将者也；

一曰愤军，乃复仇赎法，愿驱前列者也；

一曰水军，能出没波涛，覆荡舟楫；

一曰火军，能飞镖滚雷，远致敌阵；

一曰弓弩军，能伏窝挽强，万羽齐发，制敌百步之外；

一曰冲军，力撼山岳，气叱旌旗，于以撷大敌，冒强寇；

一曰骑车，骁勇异伦，飞驰两阵之间，追击远极绝之地；

一曰车军，材力敏捷，进犯矢石，退遏奔驰，列之使敌不得进；

一曰游军，巡视机警，便宜护应，合军举动皆系之。

而中有獠升，狼下，蛇行，鼠伏，隧险，通远，逾城，穿幕之属。九者亲游护于中军，余每分余隅。分则各御，合则并出，可伸可缩，使一阵之间，血脉联络，惟籍此为贯通也。

〈结〉

三军众矣，能使一之于吾者，非徒威令之行，有以结之也。而结必协其好：智者展之，勇者任之，有欲者遂之，不屈者植之；泄其愤惋，复其仇仇。见疮痍如身受，行罪戮如不忍，有功者虽小必录，得力者赐于非常，所获则均，从役厚恤，抚众推诚，克敌寡杀。诚若是，岂惟三军之士应麾而转，将天下皆望羽至矣。敌其空哉！

〈驭〉

人以拂气生，才以怒气结。苟行兵必求不变者而后用，天下有几？兵非善事，所利之才

即为害之才。勇者必狠，武者必杀，智者必诈，谋者必忍。兵不能遣勇武智谋之人，即不能遣狠杀诈忍之人；不用狠杀诈忍之人，则又无勇武智谋之人。故善驭者，使其能而去其凶，收其益而杜其损，则天下无非无才也。仇可招也，寇可抚也，盗贼可举，而果敢轻法，而夷狄远人，皆可使也。

〈练〉

意起而力委谢者，气衰也；力余而心畏沮者，胆丧也。气衰胆丧，智勇竭而不可用。故贵立势以练气，经胜以练胆，布心以练情，一教以练阵艺。三军练，彼此互乘，前后叠丽，动则具动，静则具静。

〈励〉

励士原不一法，而予谓，名加则刚勇者奋，利诱则忍毅者奋，迫之以势，陷之以危，诡之以术，则柔弱者亦奋。将能恩威毕励，所策皆获，则三军之士，彪飞龙蹲，遇敌可克。而又立势佐威，盈节护气，虽败不损其锐，虽危不震其心，则又无人无时而奋也。

〈勒〉

勒马者必以羁勒，勒兵者必以法令。故胜天下者不弛法。然恩重乃可施法，罚行而后威济，是以善用兵者准得失为功罪，详斗奔以恤伤。戮一人而人皆威，杀数众而众咸服，诛怯斩败，而士益奋，号令严肃，犯法不贷，止如岳，动如崩，故所战必克。决不以濡忍为恩，使士轻其法，致貽丧败也。

〈恤〉

尝有绝代英雄，方露端倪，辄为行间混陷，亦有染于卒伍，勋业未建，或为刑辟所汲，可胜浩叹！天之生才甚难，苟负其质而不见用，则将投敌而为我抗，此为大将者在所必恤。恤者：平日虚怀咨访，毋使不偶。至于阵中军兵，披霜宿野，带甲悬刀，饥搏风战，伤于体而不言苦，经于难而不敢告劳。苟轻弃其命，非惟不利于军，亦且不利于将。故善用兵者，不使陷于敌，与擅友肆也。

〈较〉

较器不如较艺，较艺不如较数，较数不如较形与势，较形与势不如较将之智能。智能胜而势不胜者，智能胜；势胜而形不胜者，势胜；形胜而数不胜者，形胜；形与数胜而艺器窳者，形数胜。我胜乎至胜，彼胜乎小胜，敌虽有几长，无难克也。

〈锐〉

养威贵素，观变贵谋。两军相薄，大呼陷阵而破其胆者，惟锐而已矣。众不敢发而发之者，锐也；敌众蜂来，以寡赴之者，锐也；出没敌中，往来冲击者，锐也；为骁为健，为勇鸷猛烈者，将锐也；如风如雨，如山崩岳摇者，军锐也；将突而进，军涌而冲者，军、将皆锐也。徒锐者蹶，不锐者衰。智而能调，发而能收，则锐不穷。

〈粮〉

筹饷之法，大约岁计者宜屯，月计者宜运，日计者宜流给。行千里则运流兼，转徙无常则运流兼，迫急不及铛煮则用干糒，若夫因粮于敌，与无而示有，虚而示盈，及运道阻截，困守围中，索百物为饲，间可救一时，非可长恃者。民之天，兵之命，必谋之者不竭，运之者必继，护之者维周，用之者常节。

〈住〉

住军必后高前下，向阳背阴，养生处实，水火无虑，运接不阻，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有草泽流泉，通达樵牧者，则住。然物数不全，方域各异，故暂止惟择军宜，久拒必任地势。

〈行〉

军行非易事也。行险有伏可虑，济川惟决是忧，昼起恐其暴来，夜止虞彼虚扰，易断绝者贯联，难疾速者卷进。一节不防，则失在疏。必先绘其地形以观大势，复寻土著之人，以为前导，一山一水，必尽知之，而后可以行军。

〈移〉

军无定居，亦无定去，但相机而行。春宜草木，枯燥则移；夏宜泉泽，雨濡则移；伏于林翳，风甚则移，有便则投，可虞则移；有利则止，无获则移；敌脆则止，敌坚则移；此强彼弱则移，此缓彼急则移，此难彼易则移。

〈趋〉

师贵徐行，以养力也。惟乘人不备，及利于急击，当倍道以趋。昼趋则偃旗息鼓，夜趋则卷甲衔枚。趋一日者力疲，经昼夜者神惫。一日以趋，兼百数十里；昼夜以趋，兼二三百里。兼近者绝不成分阵难毕至；兼远者弃大军而进，故众师远乎其后者。人不及食，马不及息。劳而寡及，非恃我之精坚，敌之摧丧，与地形山川之洞悉，敢出于此乎？故非全利而远害，慎勿以趋为幸也。

〈地〉

凡进师克敌，必先相敌地之形势。十里有十里之形势，百里有百里之形势，千里有千里之形势。即数里之间，一营一阵，亦有形势。一形势，必有吭、有背、有左夹右夹、有根基要害。而所恃者必恃山、恃水、恃城、恃壁、恃关隘险阻、草木翳翳、道路杂错。克敌者，必审其何路可进，何处可攻，何地可战，何处可袭，何山可伏，何径可诱，何险可据。利骑利步，利短利长，利纵利横。业有成算，而后或扼吭，或抚背，或穿夹，或制根基要害。

恃山则索逾山之法，恃水则索渡水之法。恃城壁关隘、草木道路，则索拔城破垒、越关过隘、焚木除草、稽察道路、正奇通合之法。势在外，慎毋轻入，入如鱼之游釜，难以遗脱；势在内，毋徒绕，绕如虎求圈羊，不可食也。故城非伏难攻，兵非导不进。山川以人为固，

苟无人能拒，山川曷足险哉！

〈利〉

兵之动也，必度：益国家，济苍生，重威能。苟得不偿失即非善利者矣。行远保无虞乎？出险保无害乎？疾趋保无蹶乎？冲阵保无陷乎？战胜保无损乎？退而不失地，则退也；避而有所全，则避也。北有所诱，降有所谋，委有所取，弃有所收，则北也，降也，委也，弃也。行兵用智，须用其利。

〈阵〉

言阵者数十家，余尽扫而尽括之。形象人字，名曰人阵。顺之为人，逆之为人，进之为人，退之为人。聚则共一人，散则各为一人，一人为一阵，千万人生乎一阵，千万人合乎一阵，千万人动乎一人。

锐在前而重在后，锋为触而游为周，其中分阴阳虚实，当受卸冲。为翼伏吐纳，动静合张。斗不可乱，进必相依，不依则危，人自不乱，乱亦随整，人自能依。人必依人，又何可乱？高高下下随乎势，长短广狭变于形，人阵神然哉！

〈肃〉

号令一发三军震慑，鼓进金止，炮起铃食，飒奋麾驰。雨不避舍，热不释甲，劳不弃械，见难不退，遇利不取，陷城不妄杀，有功不骄伐，趋行不闻声，冲之不动，震之不惊，掩之不奔，截之不分，是为肃。

〈野〉

整者兵法也，碍于法则有机不投。兵法之精，无如野战：或前或却，或疏或密。其阵如浮云在空中，舒卷自如；其行如风中柳絮，随其飘泊。迨其薄，如沙汀磊石，高下任势；及其搏，如万马骤风，尽力奔腾。敌以法度之，法之所不及备；以奇测之，奇之所不及应；以乱揆之，乱而不失；驰而非奔，旌旗纷动而不踉跄，人自为危，师自立威。见利而乘，任意为战，此知兵之将所深练而神用者也。抑亦难哉！

〈张〉

耀能以震敌，恒法也。惟无有者故称，未然者故托，不足者故盈。或设伪以疑之。张我威，夺彼气，出奇以胜，是虚声而致实用也，处弱之善道也。

〈敛〉

卑其礼者，颓敌之高也；靡其旌者，敌敌之整也；掩其精能者，萎敌之盛锐也；惟敛可以克刚强，惟敛难以刚强克。故将击不扬以养鸷，欲搏弭耳以伸威，小事隐忍以图大，我处其缩以尽彼盈。既舒吾盈，还乘彼缩。

〈顺〉

大凡逆之愈坚者，不如顺以导瑕，敌欲进，羸柔示弱以致之进；敌欲退，解散开生以纵之退；敌倚强，远锋固守以观其骄；敌仗威，虚恭图实以俟其惰。致而掩之，纵而擒之，骄而乘之，惰而收之。

〈发〉

制人于危难，扼人于深绝，诱人于伏内。张机设阱，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。盖早发敌逸，犹迟发失时。故善用兵者，制人于无可逸。

〈拒〉

战而难胜则拒，战而欲静则拒。凭城以拒，所恃者非城；坚壁以拒，所恃者非壁；披山以拒，阻水以拒，所恃者非山与水。必思夫能安能危、可暂可久，静则谋焉，动则利焉。

〈撼〉

凡军之可撼者，非伤天行，即陷地难，及疏于人谋。无是数者而欲撼之，非惟无益，亦且致损。故大将临敌，犯可撼，戒不可撼，若故为可撼以致人之撼之，而展其撼者，则又善于撼敌者也。

〈战〉

逆战数百端。

众、寡，分、合，进、退，遇、乘，迭、翼，缓、速，大、小，久、暂，追、拒，缀、遏，谐于法。

骑、步、驻、队、营、阵、垒、行、锋、随、坚、散、严、制、禁、令、教、试、尝、比、水、火、舟、车、筏、梁，协于正。

昼、夜，寒、暑，风、雨，云、雾，晨、暮，星、月，电、冰、雪、因于时。

山、谷、川、泽、原、峡，远、近，险、仰、深、林、丛、泥、坎、邃、巷、衢、逾、沙、石、洞、砦、塞，宜于地。

至展计则谋：心、扬、应、饵、诱、虚、伪、声、约、袭，伏、挑、搦、抄、掠、关、构、嫁、左、截、邀、蹊、踵、驱、卸。

握奇则自：牵、变、避、隐、层、装、物、神、邪、钻、返、魅、混、野、狼、尘、烟、炬、耀、蔽、裸、空、飞，甚则不、无、冲、涌、挤、排、贯、刺、掩、蹂、夹、绕、围、裹、蹙，压、狠、暴，连、毗、慑、摧、恋、酣、并、陷，而施勇。

再甚则饥、疲、苍、困、孤、逼、降、破、欺、擒、愤、怒，苦、激、强、血、死、麁、猝、惊、奔、殿、接、救，以经危。

精器善技，展战弃夷，亶为名将。

〈搏〉

百法皆先着，惟战则相搏，当思搏法，此临时着也。敌强宜用抽卸；敌均宜用常抄；敌弱宜用冲蹂；蒙首介骑，步勇挨之，往返击杀，使敌无完队则蹂也。以我之强当其弱，以我之弱当其强，而令强者先发，左右分抄，是谓刚弱取胜。预立断截开分，使敌突则纳，敌冲则裂，卸彼势而全我力，伏锋以裹之，所谓强弩之末也。要皆相敌以用，然未战必备其猝来，战退以虞其掩至，而且北必紧旌，使敌不敢迫；胜必严追，使伏不得突乘。能如是，而后进可不败，退可不死，与三军周旋，于风驰电薄间，无不得其胜着也。锐而暇，静而整，慎旃。

〈分〉

兵重则滞而不神，兵轻则便而多利。重而能分，其利自倍。营而分之，以防袭也；阵而分之，以备冲也；行而分之，恐有断截；战而分之，恐有抄击。倍则可分以乘虚，均则可分以出奇，寡则可分以生变。兵不重交，勇不远攫，器不隔施。合兵以壮威，分兵以制胜。统数十万之师而无壅溃者，分法得也。

〈更〉

武不可黷。连师境上，屡境不息，能使师不疲者，惟有更法。我一战而人数应，误逸为劳；人数战而我数休，反劳为逸。逸则可作，劳则可败。不竭一国之力以供军，不竭一军之力以供战，败可无虞，胜亦不扰。

〈延〉

势有不可即战者，在能用延。敌锋甚锐，少俟其怠；敌来甚众，少俟其解；征调未至，必待其集；新附未洽，必待其孚；计谋未就，必待其确；时未可战，姑勿与战，亦善计也。故为将者，务观乎彼己之势。岂可以贪逞摧激而莽然一战哉！

〈速〉

势已成，机已至，人已集，而犹迂延迟缓者，此驩军也。士将怠，时将失，国将困，而拥兵境上，不即决战者，此迷军也。有智而迟，人将先计；见而不决，人将先发；发而不敏，人将先收。难得者时，易失者机，迅而行之，速哉！

〈牵〉

甚矣哉！敌之不能猝胜者，惟有用牵法也。牵其前则不能越，牵其后则莫敢出。敌强而孤，则牵其首尾，使之疲于奔趋；敌狃而倚，则牵其中交，使之不得相应。大而广，众而散，则时此时彼，使之合则艰于聚，分则薄于守，我乃并军一向，可克也。

〈勾〉

勾敌之信以为通，勾敌之勇以为应。与国勾之为声援，四裔勾之助攻击。胜天下者用天下，未闻己力之独特也。抑勾乃险策，用则必防其中变。究竟恩足以结之，力足以制之，乃可以勾。

〈委〉

委物以乱之，委人以动之，委垒塞土地以骄之。有宜用委者，多恋无成，不忍无功。

〈镇〉

夫将，志也；三军，气也。气易动而难制，在制于将之镇。镇矣，惊骇可定也，反侧可安也，百万众可却灭也。志正而谋一，气发而勇倍，动罔不臧。

〈胜〉

凡胜者，有以勇胜，有以智胜，有以德胜，有以屡胜，有以一胜。胜勇必以智，胜智必以德，胜道务祈修。善胜者不务数胜而务全胜，务为保胜。若覬小利，徒挑敌之怒，坚敌之心，骄我军之气而轻进，隳我军之志而解纽，是为不胜。

〈全〉

天德务生，边事务杀。顾体天德者，知杀以安民，非害民；兵以除残，非为残。于是作不攻自拔以全城，致妄戮之戒以全民，奋不杀之武以全军。毋徼功，毋欲利，毋逞欲，毋藉到威。城陷不惊，郊市若故。无之而非全，则无之而非生矣。

〈隐〉

大将行军，须多慎着，固已言周谨矣！然对垒克敌，率军馭将，事多不测。系一军进止者，当表异以为士卒先；系举阵存亡者，当计安以为三军恃，且行不知所起，止不知所伏，显象示人而稠众莫识，刀剑森列之中，享藏身之固者，大将有隐道也。

《兵经百言》

衍部

天
数
辟
妄
女
文
借
传
对
蹙

眼
声
挨
混
回
半
一
无
影
空

阴
静
闲
威
忘
由
如
自

〔衍部〕

善用兵者，明

〈天〉

〈数〉，

〈辟〉

〈妄〉说，广推其役

〈女〉通

〈文〉

〈借〉

〈传〉不借

〈对〉敌则

〈蹙〉

〈眼〉

〈声〉

〈挨〉

〈混〉

〈回〉，有用至

〈半〉

〈一〉

〈影〉响之中，致机于

〈空〉

〈无〉

〈阴〉

〈静〉，化于

〈闲〉

〈忘〉，不示

〈威〉能，斯为操纵

〈由〉己，而底于

〈自〉

〈如〉之地也，兵法至是乃极。（注：此段乃作者用其〔衍部〕各篇篇名所构成之序文，疑传抄过程中已发生讹误。）

〈天〉

星浮四游，原无实应，惟当所居之地，气冲于天，蒸为风雨云雾。及晕芒荡摇诸气。可相机行变。正应者，惟阴阳、寒暑、晦明之数而已。疾风飒飒，谨防风角；众星皆动，当有雨湿；云雾四合，恐有伏袭；疾风大雨，隆雷交至，急备强弩。善因者，无事而不乘；善防者，无变而不应，至人合天哉！

〈数〉

兵家贵谋，曷可言数？而数亦本无。风扬雨濡，在天只任自然；冻坚潮停，亦是气候偶合。况胜而旋败，败而复胜？胜而君王，败而拨灭。举争将相之能，即未图于人而人倏助，未倾于敌而敌忽误，事所未意而机或符，皆以人造数，而非以数域人。数属人为，天首何处。苟拥节专麾，止尽其在我者而已。若管郭袁李之学，可神而不可恃也。

〈辟〉

兵家不可妄有所忌，忌则有利不乘；不可妄有所凭，凭则军气不励。必玄女、力士之阵不搜，活曜、遁甲之说不事，孤虚、风角、日者、灵台之学不究。迅风疾雨，惊雷赫电，幡折马跑，适而不惑。以人事准进退，以时务决军机。人定有不胜天，志一有不动气哉！

〈妄〉

读《易》，曰大过，曰无妄。圣贤以无妄而免过，兵法以能妄而有功。故善兵者，诡行反施，逆发诈取，天行时干，俗禁时犯，鬼神时假，梦占时托，奇物时致，谣讖时倡，举措时异，语言时舛；鼓军心，沮敌气，使人莫测。妄固不可为，苟有利于军机，虽妄以行妄，

直致无疑可也。

〈女〉

男秉刚，女秉柔。古之大将，间有藉于女柔者，文用以愚敌玩寇，武用则作战驱军，济艰解危，运机应变，皆有利也。男不足，女乃行。

〈文〉

武固论勇，而大将征讨，时用羽檄飞文，恒有因一辞而国降军服者。士卒稍知字句，马上诗歌，行间俚语，条约禁令，暇则使之服习，或转相耳传，自闻诏解义，不害上为君子师、儒者兵也。

〈借〉

古之言借者，外援四裔，内约与国，乞师以求助耳。惟对垒设谋，彼此互角，而有借法，借法乃巧。盖艰于力则借敌之力，难于诛则借敌之刀，乏于财则借敌之财，缺于物则借敌之物，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，不可智谋则借敌之智谋。

何以言之？吾欲为者诱敌设，则敌力借矣；吾欲毙者诡敌歼，则敌刀借矣；抚其所有，则为借敌财；劫其所储，则为借敌物；令彼自斗，则为借敌之军将；翻彼着为我着，因彼计成吾计，则为借敌之智谋。己所难措，假手于人，不必亲行，坐享其利；敌为我资，而不见德、我驱之役，法令俱泯。甚且以敌借敌，借敌之借，使敌不知而终为我借，使敌既知而不得不为我借，则借法巧也。

〈传〉

军行无通法，则分者不能合，远者不能应。彼此莫相喻，败道也。然通而不密，反为敌算。故自金、旌、炮、马、令箭、起火、烽烟，报警急外；两军相遇，当语暗号；千里而遥，宜用素书，为不成字、无形文、非纸简。传者不知，获者无迹，神乎神乎！或其隔敌绝行，远而莫及，则又相机以为之也。

〈对〉

义必有两，每相对而出。有正即有奇，可取亦可舍，对。古今智能人，已筹备时宜可否、战阵利害中，机法生焉，变化神焉，有无穷之用矣！

〈蹙〉

谋于心曰计，力可为曰能。从心运者虚，见诸为者实。有能则能计，即半，计而亦可生计；无能则无从计，而善计皆空；筹空非计也。计必计所能，不惟攻击能，战守能，即走、降、死亦必要之能。故善兵者，审国势己力，师武财赋，较于敌以立计。英雄善计者而有束手之时，无用武之地，势不足而能不在耳。威之者，于势能未展之日，则俯首受制。无计之计，止有一避；无智之智，止有一拙；无能之能，暂用一屈。角而利，爪而距，不可蹙矣！

〈眼〉

敌必有所恃而动者，此眼也。如人有眼，手足举动斯便利。是以名将必先观敌眼所在，用抉剔之法。敌以谋人为眼，则务祛之；以骁将为眼，则务除之；以亲信为眼，则能疏之；以名义为眼，则能坏之。或拔其基根，或中其要害，或败其密谋，或离其恃交，或撤其凭借，或破其惯利，此兵家点眼法也。点之法，有阴、有阳；有急、有缓。人有眼则明，弈有眼则生。绝其生而丧其明，岂非制敌之要法哉？

〈声〉

师以义动者，名兵也。惊使数动者，虚喝也。敌夜营，遥诱以火鼓，实迫以金炮，制敌前后，伏兵两路，使敌逃窜而歼之者，啄木画也。轰轰隐隐，万人咤自云端，名曰天唳；潺潺泡泡，千军噪营于内，名曰鬼嘈。如潮回，如霍清，震敌上下不知所由，使敌自相击撞，而灭绝之者，落物朔也。

〈挨〉

天道后起者胜，兵法撻易不撻难。威急者，索也；锐犀者，挫也。敌动我能静，我起乘敌疲。敌挟众而来，势不能久，则挨之；其形窘迫急欲决战，则挨之；彼战为利，我战不利，则挨之；时宜守静，先动者危，则挨之；二敌相搏，必有伤败，则挨之；有众而猜，必至自图，则挨之；敌虽智能，中有掣者，则挨之；……天时将伤，地难将陷，锐气将堕，则挨之。挨之，乃起而收之，则力全势遂，事简功多。古之所为宁观，为徐俟，为令彼自发，皆是也。可急则乘，利缓则挨，故兵经有后之义。

〈混〉

混于虚，则敌不知所击；混于实，则敌不知所避；混于奇正，则敌不知变化；混于军、混于将，则敌不知所识。而且混敌之将以赚军，混敌之军以赚将，混敌之军将以赚城营。同彼旌旗，一彼衣甲，饰彼装束相貌，乘机窜入，发于腹，攻于内，歼彼不歼我，自辨而彼不能辨者，精于混也。

〈回〉

凡机用于智者一则间，用于愚者二而间，数受欺而不悟者三而间。间三而迫奇莫测，间二而迫人所度，间一而迫颠于法。一出二，二出三，随势变迁，随形变迁；三迫二，二迫一，随势归复，随形归复。

〈半〉

凡设策建事，计有十，行之仅可得五，其半在敌与凑合之间；行有十，而计止任其五，其半在敌与凑合之间，故善策者多惕。曰：我能谋敌则思敌能谋我者，至视天下为善谋，则可制天下之谋生。是精谋勇战操其一，敌之抵应操其一，地天机宜操其一，必谛审。夫彼多而此少，或此多而彼少，能合于三，其势乃全。故当以半而进乎全也。

〈一〉

行一事而立一法，寓一意而设一机，非精之至也。故用智必沉其一，用法必增其一，用变必转其一，用偏必照其一，任局必出其，行之必留其一，尽之必翻其一。盖以用为动，以一为静；以用为正，以一为奇。止于一，余一不可。一不可一余，一不可一尽。二余一则三之，四余一而五之，京秭沟涧而极正之，此阿祗那由之，不可无量也。余一也，精之致也。

〈无〉

大凡着于有者，神不能受也。不能受，则遇事不自持，其大血衄者希矣。故善用兵者，师行如未，计设若否，创奇敌大阵而不动，非强制也。略裕于学，胆经于阵，形见于端，谋图于朔。

〈影〉

古善用兵者，意欲如此，故为不如此以行其意，此破军擒将降城服邑之微法。今则当意欲不如此，故为不如此，使彼反疑为意欲如此，以行其意欲不如此，此破军擒将、降服城邑之微法。故为者，影也；故为而示意者，影中现影也。两鉴悬透三千丈哉！

〈空〉

敌之谋计划，而我能空之，则彼智失可擒。虚幕空其袭，虚地空其伐，虚伐空其力，虚诱空其物。或用虚以空之，或用实以空之，虚不能则实诡，幻不赴功；实不能则虚就，事寡奇变。运行于无有之地，转掉于不形之初，杳杳冥冥，敌本智而无所着其虑，敌未谋而无所生其心。洵空虚之变化，神也！

〈阴〉

阴者，幻而不测之道。有用阳而人不测其阳，则阳而阴矣；有用阴而人不测其阴，则阴而阴矣。善兵者，或假阳以行阴，或运阴以济阳，总不外于出奇握机，用袭用伏，而人卒受其制，谁谓阴谋之不可以夺阳神哉！

〈静〉

我无定谋，彼无败着，则不可动；事虽利而势难行，近少遂而终必失，则不可动。识未究底，谋未尽合，决不可为随数任机之说。当激而不起、诱有不进，必度可动而后动，虽小有挫，不足扰也。妄动躁动，兵家亟戒！

〈闲〉

纷纭中，没掂三设一步，人不解其所谓；宽缓处，不吃紧立一局，似觉属于无庸，厥后凑乎事机收此着之用，则所关惟急。是知兵有闲着，兵无闲着。

〈威〉

强弱任于形，勇怯生于势，此就行间之变化言也。苦夫善用兵者，运乎天下之所不及觉，制乎天下之所不敢动，战乎天下之所不能守，扼乎天下之所不得冲，奔乎天下之所不可支，离乎天下之所不复聚。威之所慑，未事革兵而先已惧，既事兵革而莫能敌。一时畏其人，千秋服其神。

〈忘〉

利害安危，置之度外，固必忘身以致君矣。而不使士心与之俱忘，亦非善就功之将也。然而得其心者，亦自有术：与士卒同衣服，而后忘夫边塞之风霜；与士卒同饮食，而后忘夫马上之饥渴辛苦；与士卒同登履，而后忘夫关隘之险阻；与士卒同起息，而后忘夫征战之劳苦；忧士卒之忧，伤士卒之伤，而后忘夫刀剑镞戟之瘢痍。事既习而情与周，故以战斗为安，以死伤为分，以冒刃争先为本务，而不知其蹈危也。两忘者，处险如夷，茹毒如饴也。

〈由〉

进止战守由于我，斯有胜道。由我则我制敌，由敌则为敌制。制敌者，非惟我所不欲，敌不能强之使动，即敌所不欲，我能致之不得不然也，甚至敌以挑激之术，起我愤愠，能遏而不应，斯真能由我者。

〈如〉

以智服天下，而天下服于智，智固不胜；以法制天下，而天下制于法，法亦匪神。法神者，非善之善者也。圣武持世，克无城，攻无垒，战无阵，刃游于空，依稀乎酿于无争之世，则已矣。渊渊涓涓，铿铿铮铮。

〈自〉

性无所不含，狃于一事而出，久则因任自然。故善兵者，所见无非兵，所设无非略，所治无非行间之变化。是以事变之来，不待安排计较，无非协畅于全经。天自然，故运行；地自然，故未凝；兵自然，故无有不胜。是以善用兵者。欲其自然而得之于心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左之左之，无不宜之；右之右之，无不有之。」